

卢文弨对《白虎通义》的校勘与研究

[中国]李敏*·嚴英旭**

目录

- 一、引言
- 二、卢文弨的治学与校勘
- 三、卢文弨对《白虎通义》的校勘及其意义
- 四、结语

一、引言

《白虎通义》（省称为《白虎通》）是东汉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同异的结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刊印于元代大德年间的无锡州学本，明代和清代也都有有一定数量的版本刊刻流行。这些版本的质量参差不齐。其中刊刻于乾隆年间的抱经堂本，因其精良的校讎和对其后《白虎通义》校勘和研究的影响，在《白虎通义》的流传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这一版本的校讎出版者卢文弨，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校勘家。在校勘出版《白虎通义》的同时，卢文弨还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以独到的见解，用序跋等形式，对《白虎通义》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因此可以说，不论对于《白虎通义》的出版校勘还是对于《白虎通义》的研究，卢文弨都有着重要贡献，在《白虎通义》研究史上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本文旨在梳理卢文弨校勘《白虎通义》的实绩，分析其特点和影响。并且

*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 全南大學中国学科副教授。

对之前未引起注意的卢文昭对《白虎通义》研究的独到见解进行简单分析和评价。

二、卢文昭的治学与校勘

卢文昭，初名嗣宗，字绍弓，号砚渔，人称抱经先生。清代学者、校勘家，浙江余姚人。卢文昭为乾隆十七年的一甲进士，后受翰林院编修，并行走上书房。

后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年，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乾隆三十一年，提督湖南学政。乾隆三十三年回乡。后曾经主持江浙一代书院多年。所到之处，对当地学术传承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卢文昭于乾隆六十年去世。

卢文昭生性不虚浮，潜心学问，精于校勘。最难得的是，卢文昭治学与校勘并不囿于当时的汉学、宋学之别。这与其求学、治学的经历有关。早年卢文昭求学除了家学的缘故，还得益于其外祖父以及岳父的指教。卢文昭早年便掌握治学原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

文昭生而笃实，少不好弄，以读书为事。既禀家学，又得外王父之绪论，已知学之所向矣。长为桑调元弢甫婿，师事之。于是学有本原，不为异说所惑。

绍弓官京师，与东原交善，始潜心汉学，精于校校。¹⁾

卢文昭早年师事桑调元，于程朱之学颇得精髓。后卢文昭与戴震多有交游，又潜心汉学。因此，对于宋学汉学的治学方法及其优劣，卢文昭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对于当时汉学、宋学的分歧，卢文昭并不是盲目迷信或执其一端。他反对在说经解经之时，拘泥于某一家之说而不以事实为根据。他曾在

1) 江藩等《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一版，第108页。

《丁小正校本郑注周易序》中言道：“盖说经之道，贵于择善而从，不可以专家自囿。”²⁾明确表示应该不以流派而应以“择善”为标准来研究和解读经学著作。

对于当时有些学者惟汉儒是从的现象，卢文弨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仪礼注疏详校自序》中指出，经学研究时不应惟汉儒是从，立论应该有所根据，“知郑、贾之说实有违错。凡后人所驳正信而有据，知非凭臆以蕲胜于前人也，因复玉取而件系之。”³⁾卢文弨还强调，“违古而失，泥古亦失。”⁴⁾所以无论汉儒还是宋儒，卢文弨主张不应该盲目反对或者盲目相信，而在驳斥或相信的时候应该言之有据。这种言之有据的原则，实际上与汉儒“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治学的原则与当时汉、宋两学泾渭分明，以学派自囿的治学风气相比，尤显难能可贵。

同时，卢文弨在校勘方面成绩斐然。目前已知卢文弨校对过的古籍有《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等。⁵⁾据研究者统计，至少应该有二百五十多种。⁶⁾以个人的力量而勤勉如此，校勘的数量巨大，切实为当时及后代学人提供了质量优良的版本，卢文弨校勘书籍的实绩着实令后学者钦佩。

卢文弨校勘的原则，最突出的应概括为“参合各本，择善而从”。这与卢文弨择善而从、实事求是的经学研究主张是相一致的。《清史稿》曰：

文弨校书，参合各本，择善而从，颇引他书改本书，而不专主一说。⁷⁾

当然卢文弨“引他书改本书”是谨慎和有原则的。卢文弨在《白虎通义》跋后有一段案语，明晰地解释了自己校勘之时，修改古书的原则和态度。

古书不宜轻改，此论极是。今刻于其甚讹者，据他书之文改正，亦必明注

2) 《抱经堂文集》卷二，北京直隶书局1924年影印版。

3) 《抱经堂文集》卷三，北京直隶书局1924年影印版。

4) 《重雕经典释文缘起》，《抱经堂文集》卷二，北京直隶书局1924年影印版。

5) 参见《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史稿》等。

6) 参见许殿才《卢文弨校勘学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一期，总第六十六期。

7)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92页。

本文及何书所引，不敢凭臆奋笔犹斯志也。⁸⁾

卢文弼不主张轻易修改古籍，遇到特别明显的讹误，需要根据其他版本进行修改的时候，态度也应该极其慎重，不可以一己私见随意修改。卢文弼对古籍进行修改的原则有三，首先是要依据可信的版本；其次是以扎实的学养进行考据和辨析；再次还需要注明修改之处所据为何版本。这种做法与之前有些校勘者随意根据自己的判断修改古籍的做法是有原则区别的。

虽然审慎如此，但卢文弼的这种做法并不为当时学者赞同。

故严元照诋其《仪礼详校》，顾广圻讥其《释文考证》。后黄丕烈影宋刻书，各本同异另编於后，两家各有宗旨，亦互相补苴云。⁹⁾

《清史稿》认为，虽然卢文弼的《仪礼详校》和《释文考证》受到讥评，但卢文弼这种择善而从、在慎重的前提下修改本书的做法，与黄丕烈将各版本不同另编列于文后的做法各有千秋，颇能互补。可以说，《清史稿》对卢文弼的校雠方法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卢文弼对《白虎通义》的校勘及其意义

卢文弼校勘的《白虎通义》，题名为《白虎通》，因收入《抱经堂丛书》，被称为抱经堂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刻本，四卷。另有校勘补遗一卷、义考一卷、阙文一卷。10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前有卢文弼撰《校刻白虎通序》、张楷序、严度序、庄述祖《白虎通义考》、《白虎通》校雠所据新旧本并校人姓名、《白虎通校勘补遗》及卢文弼案语，正文后附元大德本跋后，题作《旧跋》，跋后也附有卢文弼案语。

对于《白虎通义》的校勘，卢文弼也秉持前文所言“参合各本，择善而从”的原则。就参校的版本而言，卢文弼组织校雠《白虎通义》，搜罗可谓完备。

8) 《白虎通》，《抱经堂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9)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92页。

最初依据的是明代何允中的《汉魏丛书》本，同时以明辽阳傅鏞本、明新安吴琯本、明新安程荣本、明钱塘胡文焕本为参校。¹⁰但在具体校雠的过程中，还参考了海宁吴騫所藏的小字本、苏州朱文游家藏小字本上卷（影抄本）及朱文游家藏元大德九年无锡州学刻本。

本着“古书不宜轻改”的原则，卢文弼在组织校雠《白虎通义》的过程中，发现何允中《汉魏丛书》本相对于小字本、元大德本等较早版本间有更改之处，均把这些更改之处照旧版本重新改回：

特初就何允中《汉魏丛书》本校订付雕，于其语句通顺者，不复致疑。后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参校，始知何本间有更改之处，因亟加刊修，以还旧观。书内不能改者，尽著其说于《补遗》中。

卢文弼将何允中本修改过的旧本文字予以改回，并不是卢文弼盲目迷信旧本。我们可以通过元大德本《跋后》的一段话来解释其原因：

由是观之《白虎通》亦犹是也。间有不安尽从其旧。盖纂之者班固，汉时人去古未远，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尽知。后人未得班固之心，俺可轻议班固之述作。

《跋后》的作者认为，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均应依照旧本，而不应妄加改动。这是一种审慎认真的态度。与卢文弼“古书不宜轻改”的原则是相一致的，这也是卢文弼将何允中本中妄加修改之处均恢复旧观的原因。

除了依据各版本进行对比较勘之外，卢文弼还以其渊博的学识，依据类书引文、他书引文、前人注疏等资料进行校勘。这种扩大提高了校勘的准确度。试从《白虎通义》卷一上摘录几句为例。

《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此据周制也。

《春秋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者称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顺也。人皆千

10) 参见《白虎通校雠所据新旧本并校人姓名》，《白虎通》，《抱经堂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乘，象雷震百里所润同。

以上引文，“据”字旧版本脱落，卢文弼抱经堂本据《御览》百九十八补上。“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顺也”，此两句文字位置原来不当，后抱经堂本根据《春秋传》移至此。其他依据类书、著述引文等进行校勘修改之处很多，不再列举。

关于卢文弼抱经堂本在《白虎通义》流传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白虎通义》出版和研究的史实进行简要考察。

卢文弼校勘之前，《白虎通义》校勘流传状况并不乐观。元代严度在福建任职时，曾经到书籍荟萃的建安书市寻《白虎通义》未果。可见元代《白虎通义》的流传状况比较寥落。¹¹⁾明代《白虎通义》虽然有各种版本刊行，但其中存在的文字问题也很突出。“摹刻家乃搜辑于废篋蠹蚀散佚之余，无善本可校讎者也。是以句中门闾阴陶之疑，徃徃有之。”¹²⁾可见明代校勘《白虎通义》之时，已经苦于没有善本可据以刊刻了。

而卢文弼组织校讎出版的抱经堂本的出现，使得学者有了可读的版本，也为校勘者提供进一步校勘的底本。

清未经学大师孙诒让曾为《白虎通义》的文字校正投入较大精力，在孙诒让对《白虎通义》的校勘过程中，他以抱经堂本《白虎通义》为底本，而同时参校元大德本以及唐、宋书籍对《白虎通义》的征引，撰《白虎通校补》。

刘师培对于《白虎通义》的文字校勘成果颇丰，基本上也多以《白虎通义》的元大德本和抱经堂本为校讎依据，细致地梳理了二者的文字舛误。刘师培于宣统二年（1910年）撰《白虎通义斟补》二卷。《白虎通义斟补》的文字依据元大德无锡州学本，遇元本有明显错误之处，则依抱经堂本。民国二年（1913年），刘师培再辑《白虎通义定本》三卷。刘师培对《白虎通义》的文字校对贡献巨大，而在其校讎的过程中，抱经堂本与元大德本一样，是最为重

11) 参见严度为元大德无锡州学本《白虎通义》所题序言。“实为钜典，而所至缺此板。余尝持节七闽，如建安书市，号为群籍所粹，访求无有也。”《白虎通》，《抱经堂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2) 《重刻白虎通引》，明俞元符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要的底本。

沈颢民认为王仁俊所作的《〈白虎通义〉引书表》仅仅依据陈立的疏证的版本不够全面，专门参考了抱经堂本而撰《王揖郑〈白虎通义引书表〉补正》。

综上所述，虽然卢文弨的抱经堂本《白虎通义》并非尽善尽美，但如同陈立在《白虎通疏证·自序》中所言，“余姚校正，暑可成书，武进补遣，差堪缕述。”¹³⁾在后世学者对于《白虎通义》的研究和校勘中，卢文弨的抱经堂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校勘《白虎通义》，卢文弨还通过序跋等方式，记录梳理了当时可见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白虎通义》的版本。如卢文弨在其《白虎通校勘补遗》案语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可见的小字本，也即后所谓元二卷本的篇目、卷次情况。另《抱经堂文集》中收录了《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题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后》、《题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后》等三篇跋，分别就当时可见小字本、小字本影钞本、元大德本等版本的品相、篇目、卷次等进行了记录。这些序跋对于研究者了解当时《白虎通义》的版本和传播状况都是非常难得的资料。

四、卢文弨对于《白虎通义》经义的见解

除了校勘出版《白虎通义》，使之有可资研读的版本和可供进一步校勘的底本之外，卢文弨对于《白虎通义》经义研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卢文弨之前，对于《白虎通义》经义进行评论的专文较少见，较引人注意的是王世贞。王世贞有《读白虎通》一文，对于《白虎通义》经义进行了评价。

其言礼乐名物制度甚详，往往杂取经传，不为背理道，而独于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韦仲舒之绪论，而其他立赏罚、议褒贬，则公穀之义居多。至纪封禅而谏心尽露矣。吾尝谓汉之儒多援经以饰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经。援经以饰事有远而诬者，然而于事济也；推事而就经

13) 《自序》，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有迹而当者，然而于事不必济也。其济为雋不疑，而其诬至于刘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鉴也！¹⁴⁾

王世贞肯定了《白虎通义》大义不违背经学正统，但同时也批评了《白虎通义》中以人事配五行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王世贞认为，这大多是源自吕不韦和董仲舒的思想，所以违背大道。王世贞指出了汉儒治学的方式为“援经以饰事”。所以在王世贞看来，总体而言《白虎通义》也难免“援经以饰事”，以经典来附和解释世事，所以有可能出现迂远而不实的情况。

王世贞对于《白虎通义》言人事配五行生克的批评，以及对于《白虎通义》所代表的汉儒“远而诬”风气的总结，是较长一段时期内非常具有代表性。

康熙年间汪士汉校刻《秘书廿一种》，收入《白虎通义》，在严度序之下有汪士汉的案语一则，¹⁵⁾案语对于王世贞的观点基本上是赞同的。这也表现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学者们对于《白虎通义》的以人事配五行多有批评的研究倾向。

卢文弨的《校刻白虎通序》中，也谈到了对于《白虎通义》言阴阳五行的看法。

因撮其略为之说：曰事必师古，而古人又谁师哉。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释《尚书》者，于稽古有异说。余以为，稽考古道，古道即天也，天何言哉？稽考古道，是乃尧之所以同于天也。古之圣人，凡命一名、制一事，曷尝不本之于阴阳，参之于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终，穷其变而通则久。其有不知而作者乎？必无是也。读是书，可以见天人之不相离而凡万变之相嬗乎，前无一非出于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与其间哉？顾说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体至大，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昭昭之天，何莫非天。当时天子虽称制临决，而不亦偏主一解，以尽绳众家之说。此犹吾夫子多闻见而择之、识之之意尔。世有善读者，则此书之为益也大。¹⁶⁾

卢文弨认为，今人在探求大道时，无不稽古。而古人稽考古道就是求道于

14) 《白虎通德论》，日宽文二年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无标点，据义加。

15) 参见《秘书廿一种》之《白虎通》二卷，汪士汉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6) 《校刻白虎通序》，《白虎通》，《抱经堂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天，所以远古圣人在制事命名的时候，无不依照天道，而依照天道也就是本于阴阳、参考五行。世间不可能有不了解大道而被制定的制度。卢文弢还认为，知道古人稽古必然本于天地阴阳五行之道，这才是了解了大道的根本，这正是天人不相离的大智慧。而对于《白虎通义》一书，卢文弢认为，认真研读，可以得知世间万象嬗变无不源出于自然。同时，读《白虎通义》不可不知天人变化之大道。

可以说，卢文弢关于《白虎通义》阴阳五行的认识有其出众之处，与之前王世贞及汪士汉的论点相比，更有一种放置于历史环境中的理解态度。他注意到古人稽古必求于天、制事命名必然要参照天道这些事实，而且把握了《白虎通义》中天人不相离的哲学思想，这对于《白虎通义》以及汉儒是一种相对客观和相对符合历史发展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白虎通义》阴阳五行问题以及《白虎通义》的评价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卢文弢不但对于《白虎通义》一书的校勘出版和版本梳理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学者提供了可资阅读的较好的版本，而且为《白虎通义》的进一步校勘提供了很好的底本。同时，卢文弢对于《白虎通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阴阳五行问题以及《白虎通义》一书的评价问题的看法，也可谓真知灼见。这得益其实事求是、择善而从的治学精神，以及不囿于汉宋之别的治学原则。即便在今天看来，卢文弢对于《白虎通义》的研究对于研究者仍具有启发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元) 无锡州学刊《白虎通德论》十卷。
(明) 俞元符校刻《白虎通德论》二卷。
[日] 石叅鹤信之训点《白虎通德论》四卷。
(清) 汪士汉辑《秘书廿一种》之《秘书白虎通》二卷。
(清) 卢文弨校刻《白虎通》四卷。
陈立撰《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北京直隶书局1924年影印版。
孙诒让《籀庠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版。
孙诒让《籀庠遗著辑存》，中华书局2010年版。
江藩等《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
陈康祺著、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
沈懔民《王扞郑〈白虎通义〉引书表补》，《制言月刊》第31期1936年12月。
许殿才《卢文弨校勘学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Abstract>

Lu Wenchao's Emendation and Study of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Li Min · Um younguk

Lu Wencha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s and emendators of the time. There are more than 250 books he emendated in his life. His way of checking and collating was to collect different versions what we can get and to choose the best of them. In 1777, Lu Wenchao and other scholars proofrea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and published it. It's called Baojingtang Edition(抱经堂本),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tions of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which gave the scholars at that time a good edition to read and study. Until now, i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ditions of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At the same time, Lu Wenchao put forward his opinions in several preface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book, such as the Concept of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which were sharply criticized a lot at different times before. He insisted that, not like us, there's not so much tradition to study and the Heaven is what our ancestor learns from. So the Concept of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is a way of knowing the world. It should be the premise when scholars read and research the book. Not like all those oversimplified criticisms, his opinion is mor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which is still inspiring to us nowadays when we look into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again.

As we can see, Lu Wenchao is quite a distinctive man in the publication and study history of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who deserves our deeper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 Lu Wenchao.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White Tiger Hall*. emendation.
Yin Yang and Five Elements

투 고 일: 2013. 1. 9. / 심 사 일: 2013. 1. 20.~ 2013. 2. 10. / 게재확정일: 2013. 2. 17.